

吴绍阶 方春光 著

小时候常听妈妈讲，抗日战争时期，鄂西北有一位骑大马，使双枪，善暗器，武功高强，专打日本侵略者的绿林女英雄。根据这个传说，创作了长篇武侠小说《绿林杜缨娘》。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绿林杜缨娘

绿林

土嫂

重庆出版集团

吴绍阶 方春光 著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林杜缨娘 / 吴绍阶, 方春光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7
ISBN 978-7-229-04151-9

I. ①绿… II. ①吴… ②方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4037 号

绿林杜缨娘

LULIN DUYINGNIANG

吴绍阶 方春光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周显军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刘 尚 陈 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 092mm 1/16 印张: 24.5 字数: 330 千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151-9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/contents

绿林

-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阳城抢夫 | 白马双枪柳叶镖 | /1 | 第十六章 | 揭秘遗物 | 夫君原是鼓上蚤 | /219 |
| 第二章 | 临阵诈降 | 借毒制敌解重围 | /15 | 第十七章 | 逼人为师 | 纓娘着迷品三国 | /235 |
| 第三章 | 鬼子兽行 | 娥眉成剑刀出鞘 | /27 | 第十八章 | 初试兵法 | 关门打鬼放火烧 | /251 |
| 第四章 | 孔都求证 | 苦难身世手足情 | /36 | 第十九章 | 虎穴龙潭 | 鬼子上当桃花宴 | /266 |
| 第五章 | 性情男人 | 恩怨善恶总关情 | /57 | 第二十章 | 东游西击 | 三易其身出奇兵 | /281 |
| 第六章 | 往事如梦 | 身负重伤陷囹圄 | /84 | 第二十一章 | 借手点穴 | 巧妙动摇丁字阵 | /293 |
| 第七章 | 连环追杀 | 壮志未酬身先死 | /99 | 第二十二章 | 借炮杀寇 | 镖送少佐上西天 | /305 |
| 第八章 | 兴师问罪 | 血流地下交通站 | /111 | 第二十三章 | 卖枪换粮 | 一枪威震神农架 | /315 |
| 第九章 | 匪寨哗变 | 马天云引鬼入山 | /124 | 第二十四章 | 错用教头 | 少东家追悔莫及 | /327 |
| 第十章 | 狼子野心 | 鬼子血洗四方寨 | /138 | 第二十五章 | 身陷绝境 | 恩怨情仇何时了 | /334 |
| 第十一章 | 夫仇己恨 | 纓娘怒斩马天云 | /151 | 第二十六章 | 阵前比武 | 仁善庄绝处逢生 | /344 |
| 第十二章 | 死里逃生 | 落草做个好土匪 | /166 | 第二十七章 | 匿壮显弱 | 布疑云虎口逃生 | /357 |
| 第十三章 | 重出江湖 | 樱桃山遇桃花劫 | /179 | 第二十八章 | 颠覆兵法 | 三天三次伏一地 | /367 |
| 第十四章 | 声东击西 | 张家祠堂救美女 | /192 | 第二十九章 | 神女无恙 | 打鬼子回老家去 | /379 |
| 第十五章 | 黑白对杀 | 鬼子演绎游戏战 | /206 | | | | |

第一章

阳城抢夫 白马双枪柳叶镖

1940年10月的鄂西北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树蒿。灰蒙蒙的人间，只有燃烧的战火，弥漫的硝烟，狰狞的鬼子，晃动的钢盔和膏药旗。

沦陷不久的阳城，鬼子据点像病毒附身的脓疮，一个一个地冒起来，迅速蔓延开去。这块遭到日军战火涂炭的土地，已经丧失了原本的文明和生机。

阳城外的这个据点是鬼子特勤大队的战俘营，关押着抵抗他们侵华铁蹄的中国军民。

鬼子的据点，裹着一层又一层的迷雾，碉楼上的哨兵无精打采，挪动着罗圈腿，机械地踱着懒洋洋的八字步，像黑夜中的幽灵兜着圈子。

几道光柱划过，露出横七竖八的探照灯。静得出奇的鬼窟像座冥府，阴森恐怖。

嗖！碉楼上的哨兵“哼”出半个音符，栽倒下去。还没有落地，便被两个黑影稳稳地接住，拔去封喉的利箭，脱下鬼子的军装，小心地将尸体扔到壕沟里。

几条黑影壁虎般地攀上碉楼，操起挂着膏药旗的三八大盖，替鬼子站起了岗。

据点正门有两个持枪哨兵，一左一右立着两条眼泛绿光的狼狗。

“喂狗日的糖葫芦，灭招子！”黑影一挥手，四道流星闪出，哨兵和狼狗几乎同时倒地，蹬了蹬腿，悄无声息地毙命。

几条黑影旋即扑上去，抢了鬼子手里的枪。

突然，正门后面伸出一个头来，他发现了异动。“八——”“嘎”字还没喊出口，藏在屏风后面的暗哨，就被暗器封住了喉，手里的枪栓刚拉到一半，便一命呜呼。

一场袭杀在瞬间完成，黑影很快没入黑夜。鬼子的据点仍然死一般的沉寂。

几个鬼子军官大摇大摆出现在据点正门。一个斜挎军刀的少佐走到哨兵面前，“啪！”地站定。他左手握紧刀鞘，右手抓住刀柄，欲拔不拔的样子很滑稽，压低嗓门吐出两个字：“哟西——”

哨兵咧开大嘴，使足全身气力，一蹬腿，一挺腹，一扬头，一举手，叉开五指行了个军礼。“嗨！”猛地低下头，压低了嗓子：“大大的——长官，大大的——好！”

“八嘎！”少佐松开手里的刀柄，顺势扇了哨兵一个耳光：“好好的——站岗！你的——不许的——偷懒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向身后招了招手，带领两名少尉和四名士兵进了据点。

少佐带着随从长驱直入，径直向据点后院的羁押室走去。

羁押室的铁门外站着两名持枪的守卫，远远地看到有几位军官和士兵向他们走来。

灯光太暗看不大清楚，其中一名军曹向前走了两步，警惕地盯着他们。

“站住！”军曹端枪喝令他们止步，身后的守卫随即端枪上膛，示意他们出示证件。

“哟西——”佩刀少佐一边竖起大拇指赞扬，一边从上衣袋里摸证件。紧接着，将竖起大拇指的手滑向身后，暗示身后的随从，左一右二，三个暗哨。

少佐把证件递给军曹，顺便用手拍着他的肩向羁押室走去。曹长只觉肩井穴一麻，脸上的笑容随即定格，身不由己地随少佐向羁押室走去。

守在门口的士兵见军曹一脸笑容地随少佐向他们走来，当即放下枪立正待命。少佐拥着军曹向他走来，同样伸手拍拍他的肩，示意他打开羁押室。

守卫士兵拿出钥匙去开羁押室，少佐身后的少尉和士兵不动声色，左腋下的短弓和右袖中的短箭稳稳地落在手里。

突然，他们猛地转身，搭箭，拉弓，一气呵成。一名暗哨心喊“不好！”，可是已经晚了，箭影疾飞，直取面门。这名暗哨一口气噎在喉咙里冲不出去，扼住脖子上的箭梢倒了下去。

开门的守卫完全没有觉察到身后的异动，他刚拉开铁门，只觉背后一丝凉意钻心透肺。他哼都没有哼一声，扶着铁门瘫倒下去。

佩刀少佐一只手提一具尸体闪进了羁押室，顺手将他们扔在了门口。

羁押室里，两个猜拳的鬼子慌张地站起来。佩刀少佐看也不看，一抬手，两支袖箭要了他们的命。

“总架杆？总架杆！”他一边喊一边往里冲。“总架杆！我是老三——老三接爷来了！”屋里灯光灰暗，烟雾袅袅，他左盯右盯找不着目标，“总架杆！总架——”

噗！一坨软腻腻的东西钻进了他的嘴，接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直冲面门飞来。他急忙一个板桥后仰，接着一个鹞子转身，将飞来的东西捏在了手里。定眼看时，是一个鸡头，嘴里吐出一块鸡屁股。

“妈疤子！早不来晚不来，专跟我抢凤头！”角落里响起怪怪的声音：“哈哈！赏你个鸡屁股，往后长点记性，莫在我享口福的时候开差（抢劫）！”

关在羁押室里的还有不少衣破鞋烂的江湖人，目睹佩刀少佐空手抓鸡头的功夫，既惊又奇，有人禁不住喝彩：“好功夫！”

佩刀少佐不是别人，正是名震江湖、拥有五百人枪的绿林武装四方寨“三架杆”、人称“武诸葛”的武子峰。他要从鬼子据点里“接”回山寨去的“总架杆”，正是人称“八臂神镖”的时三眺。

武子峰循声找去，在羁押室的单间里找到了时三眺。他正坐在地上，左手举酒瓶，右手抓鸡腿，一副快活逍遥的模样。

时三眺戴着铁镣，一根铁链将他绑在水桶粗的木柱上。他的双脚因鬼子“挠痒痒”的酷刑，已开始红肿。

时三眺仰起脖子倒尽瓶子里最后一滴酒：“妈疤子，狗日的小日本黑毛子（猪）晓得老子今天要蹬架子（回山），也不给老子孝敬点黄汤（酒），要不是进来掖（藏）了半壶在胯弯子（裤裆）里，现在拿啥子填肚子！”

他不等武子峰上来解镣松链，嘴里骂骂咧咧的时候，已经变戏法似的除去了铁镣锁链。

“行啊，老三！”时三眺一脚踹在武子峰的屁股上，“晓得给我留点粉壳壳（面子），要是扮个大佐来，非逼得我跟龟儿子吉本贞一争位子！”时三眺一挥手“你让兄弟快走，我要红了小日本的窑子（烧房子）！”

武子峰急忙背起时三眺，说：“总架杆改天来顺筒子（出气），再不走，恐怕……”

“老子不信他这个鸟！”时三眺横竖不依，命令手下弟兄打开所有羁押室的门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都放了！老子要红窑子——”

武子峰太了解时三眺的脾气，知道拦他不住，索性搬了些桌子凳子堆在一起，吩咐守在门外的几个弟兄：“去找些汽油来，帮总架杆红窑子！”

时三眺在据点里放火烧房子，守在据点门外等待接应的四方寨“神炮头”宴大彪遇到了意外。

一阵引擎声由远及近，不一会儿，几束灯光由暗及亮向据点射过来。不好！是鬼子的摩托车。宴大彪心里嘀咕：“深更半夜的，鬼子要搞么事？”

“风紧！弟兄们稽查（警戒）起！”宴大彪赶紧把两根手指塞进嘴里，发出了警戒哨，蹲在壕沟里的弟兄立即趴下，紧贴着摩托车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。

两辆摩托车停在据点正门口，从前面一辆摩托车上滚下一个鬼子军官来。他落到地上没有马上爬起来，索性仰面躺出个大字，嘴里哼着日本最流行的“新大陆”小调。

后面那辆摩托车也爬出个鬼子军官来，跌跌撞撞走上前去，双膝跪在地上，跟着哼起了小调。

两个驾摩托车的士兵一动不动地骑在车上，似乎在等两个少佐的指令。他们全然没有注意到门口双腿直发抖的哨兵。

壕沟里的宴大彪离据点正门有一百多米，要杀了他们，已经超出弓箭能及的距离。他只好猫着腰紧盯他们的动静。“狗日的，吼出的腔板儿就像鬼嚎。”宴大彪很反感他们哼这个调子。

跪在地上的军官突然站起身来，嘴里的小调戛然而止，摇摇晃晃地走到前面的摩托车跟前，突然从摩托车斗的后架上扯下一团东西。

昏暗的灯光下隐约可见一个五花大绑的人。从呻吟声判断，那是一个被堵了嘴的女子。

据点门口，哨兵的双腿不再哆嗦。他索性转过头来，看着眼前这个鬼子究竟想搞么子？

鬼子军官哼哼叽叽地解开五花大绑的女子，门口的哨兵定眼一看，差点叫出声来，“天哪，女子裸着身子！”

仰躺在地上的军官仍然躺着个大字，嘴里断断续续地重复着“新大陆”小调。

鬼子军官抓住女子的一条腿，发出嘶哑的淫笑，径直拖到躺在地上的军官跟前。

地上的军官似乎嗅到了女人的气味，嘴里的调子突然提高八度，疯狂地翻过身来，狠命地将自己压在女子的身上。

站着的鬼子军官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。

“八嘎！八嘎——”骑在摩托车上的士兵，突然发现门口的哨兵取下三八大盖上的刺刀，冲着地上的军官扑过来。

这个哨兵扑过来的姿势不像日本兵，他果断地开了枪。同时，跳下摩托车，企图冲上前去拦住扑过来的哨兵。

砰！摩托车上的士兵开枪打中了哨兵。

站着狂笑的军官听到枪响，戛然止笑。拔出王八盒子，朝两个晃动的黑影扣动了扳机，打中了拦截哨兵的士兵。

地下的禽兽军官突然被枪声惊醒，慌乱中抓到后腰的枪套，迅速拔出枪来。枪响了，站着的鬼子军官倒地毙命。他的枪走了火，吓得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。

“给我生冲子（开枪）！”伏在壕沟的宴大彪一看这情形，想不接火已经不行了，抬手就是一枪，将刚爬起来的军官送上西天。

他跳出壕沟狂呼：“兄弟们，准备冲围子（冲门翻墙）挂溜子（交火）！毛（杀）进窑子把总架杆抢出来！”

“呜呜——呜呜——”警报声骤然划破夜空，发出悠长的号叫。东一盏西一盏、南几盏北几盏的探照灯骤然开启，阴沉的据点顿时亮堂如昼。

鬼子据点乱成一锅粥。

猫在壕沟里的百十号弟兄像放出笼的豺狼，撅起屁股冲进据点大门。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日军终是慢了半拍，未能将他们堵在据点门外，只能在前营的最后一道防线组织火力，拼死堵住这一群往里冲的狼。

据点里的枪声如豆炸响，前营中队长趴在临时工事里不敢冒头，不停地催促两边机枪手向冲进来的敌人扫射。

他命令士兵去给据点外的碉堡打电话，让重机枪在敌人的背后加大火力。

但没想到，碉堡上的重机枪临阵倒戈了，几道发疯的火舌，把他身边的机枪压得成了哑巴，推上去的机枪手纷纷中弹倒地。

趴在工事里的中队长瞅准了一个死角，爬出来直奔大队部向宫胁侃藏中佐报告敌情。

陆军特勤大队宫胁侃藏中佐听到枪响，腾地从床上跃起，来不及更衣着装，抓过指挥刀冲出门外。

营房里的士兵如蝗虫一样地涌出来。他又开双腿，杵着军刀，威风凛凛地立在指挥室门前的操场上，等待部下报告情况。

“报告长官，据点遭到不明敌人的偷袭！”一名鬼子中队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他报告：“前营碉楼上的机枪位已经被他们控制，冲进了很多人，但被我们阻击在据点前营！”

“八嘎！放他们进中营，全部的消灭！你的在敌人背后的堵不住，就死啦死啦的！”宫胁侃藏抬手做了个干净利落的杀头手势。

“嗨！”中队长领命，转身狂奔而去。

“宫胁中佐阁下，应该在前营将敌人就地消灭！”住在中营的特勤大队特高科机关长早就站在一旁，他见前营中队长一副慌慌张张的狼狈样，有点不屑地说：“大日本皇军集中营根本不容许支那人踏进半步，应该随时作好战斗准备，敌人胆敢靠近，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把他消灭！”

宫胁侃藏最不喜欢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，他跟自己一样佩带中佐军衔。前些日子，自己在华北战场第8旅团搜索大队任队长，被八路军的两个营打得只剩下几十号人，是他带领一支特种兵小分队，冲进包围圈将自己救出来。他在吉本贞一少将面前说，宫胁君之所以冲不出八路军的包围，是因为他没有大日本武士战死沙场的勇气！

“八嘎！你的不消灭进来的敌人，也死啦死啦的！”宫胁侃藏没有做出

杀头手势，而是抬起军刀在自己的腰部做了一个剖腹自杀的姿势。

“嗨！”机关长明白宫胁侃藏话中有话，绷着一张冷漠而坚毅的脸，转身离去。

宫胁侃藏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鼻子下面浓黑的一点式胡子愤怒地抽搐了几下。

宴大彪很快将队伍向前推进了百多米，前营的日军渐渐抵挡不住，枪声密度明显稀疏下来。

宴大彪正杀得兴起，索性跳上日军的掩体对弟兄们说：“弟兄们，杀进狗日的鬼子队部，多砍几个军官的脑壳，哪个砍得多，老子赏他老铁块（银元）！”

“拿梁子！赏老铁——”队伍跟着宴大彪吼叫起来，兴奋得向天鸣枪，一窝蜂地往里冲。

日军节节败退，那名中队长高举军刀，声嘶力竭地吆喝：“撤！全部的往后撤！”

冲到前面的弟兄已经杀进日军队伍里，为了要“拿梁子”，干脆收起枪，拔出肩背上的大刀，专找鬼子的项颈砍去。

“二狗！你砍了几个？”满面血红的小石头单手抡刀，一招横扫千军荡开一名日军士兵的正面直刺，脚下使出“挪转乾坤”，轻松避开另一名士兵的侧面下挑，凌空跳出几米，稳稳地落在一名少尉背后，反手摘下他的肩章，顺手扔给正一通乱砍的二狗。“看到了吗？拿他的梁子才算——”只见他横刀在手，猛地一个金刚翻身，扑哧！少尉的头带着帽子飞了起来，被他纵身抓住并顺势揣进怀中。

二狗接住他扔过来的肩章，一脸难色地抱怨：“狗日的，当官的脑壳太少……”说着，赶紧抡起大刀片，穿梭在刀枪飞舞的鬼子堆里，搜寻带星的肩章。

也许鬼子掉了脑袋都不明白，这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敌人，抡起大刀片专拣他们项上要人头。

面对这样一群砍头不眨眼的亡命徒，鬼子兵吓得心惊胆战。不少鬼子兵抱着脑袋向两边逃窜。

轰！一声爆响炸在混战阵地。炸点在探照灯的辉映下，立刻腾起一团鲜红的蘑菇云。

宴大彪正飞舞大刀疯狂破杀，突然被一声炸响惊醒，发现前面横着一片的鬼子，地上趴着十几挺机关枪。

“情况不好！”宴大彪心口一紧，急忙就地十八滚，趴在掩体后面大叫：“敌人进攻了！弟兄们快趴下——”

“通通地——杀！”一名日军指挥官站在一门小钢炮旁边，舞着指挥刀号叫：“通通地——死啦死啦的！”

十几挺机枪立即吐出十几条火舌，子弹在空中乱飞。

所幸宴大彪的弟兄经历过不少火拼场面，有的就地驴打滚，躲到了掩体后面，找不到掩体的就地抓住尸体作掩体。但还是有不少的弟兄死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下。

机枪喷着火舌整整扫射了十多分钟才停下来。一名日军官站起身来观察对面的敌人，见没有还击，便命令部队搜索前进，清理战场。

宴大彪屏住呼吸死死盯住搜索前进的日军，当他肯定压过来的鬼子完全挡住了机枪的射效时，悄悄地伸出腿去，勾起一支三八大盖，猛地闪出掩体。

砰！一枪命中日军指挥官的眉心。日军官没有立即倒地，而是站在士兵中间恋恋不舍地瘫倒下去。其实，他死得不冤，也是倒在名震湘鄂川豫四省绿林武装第一枪、四方寨“神炮头”、人称“滚地雷”的宴大彪枪下。

宴大彪一枪撂倒日军官，搜索前进的士兵顿时傻了眼，赶紧趴在地上。

“弟兄们吆舵子！”宴大彪趁着鬼子隐蔽之机，命令队伍赶紧撤退。

他带着几个弟兄掩护射击，拼命地吸引鬼子。顿时，稠密的枪声和穿梭的流光又搅得鬼子据点炸开了锅。

“神炮头，外面好多鬼子，我们遭鬼子包饺子了！”冲出去的弟兄又折身回来。

“拼死也要冲围子！”宴大彪下了死命令。

宴大彪折过身来，组织退回来的弟兄继续往据点外面冲，但眼前的阵势让他傻了眼，前面的中营门口，日军已经摆起了人叠人枪捱枪的卧蛇阵，就等他们往枪口上撞。

宴大彪赶紧招呼兄弟们就地趴下。他也不敢抬头，只能轻轻地侧过脸去察看周围的地形，企图寻找突围的缺口。但四周的出口都被鬼子的枪口罩住，根本没有空子可钻。

据点里静得要命，头上的汗珠砸在地上，蹦跳着摔成几瓣。宴大彪仿佛看到身后的鬼子在笑，笑里分明藏着鄙视，日军指挥官开始用戴着白手套的鬼爪子擦拭着出鞘的军刀。

咚！咚！咚！心跳声越来越疾，仿佛敲得连地皮都在颤动。“妈卵子！老子鼻涕打横拉就在片子上喝血虎、火堆里滚地雷，今天怕了不成？！”他抬起手臂使劲擦了一下染血的鼻子，猛地平举双枪，准备拼个同归于尽。

突然，据点里响起马蹄声，一团白影钻出来，旋即腾空飞起，径直越过枪炮林立的卧蛇阵，“咚！嗒！”两声，落地的位置正是鬼子的右前方。

“老子是不是花眼了？”宴大彪定眼看时，一匹大白马掉过头来横在阵前，只见它前腿凌空，后腿直立，空中九十度向左转，前蹄没有落地，后蹄跟着发力，一团白影从右向左疾驰而过。

趴在后面押阵的日军机枪手个个呆若木鸡，枪把紧抵肩胛，双臂夹紧枪身，像中了邪一样，一动不动。

瞬间，那团白影变幻成一团红影，随即从左向右拉出一道红光，并伴随着“滋滋”声响。趴在前面的鬼子只觉得眼前幻出一幕血红，钻心透肺的刺痛立刻由眼及脑。鬼哭狼嚎中，鬼子双手捧面，就地打滚。

日军指挥官终于看清楚了，剽悍的大白马驮着一位红衣女子。她单腿吊环，一脚勾鞍，整个身体凌空悬挂在马背一侧。白马奔驰，红袖飞舞，星星点点的流光从她的双袖倾泻而出，直扑鬼子的面门。

“八嘎！支那神针！卧倒——”日军指挥官惊呼，红衣女子大把大把发射的暗器，正是专打人体上三路穴位的芙蓉金针。

鬼子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红衣女子已经跃上马背，双脚勾住马鞍，仰面平躺在马背上，双手伸进马鞍两侧的行囊袋，抽出两支崭新的驳壳枪，顺势扬过头顶，噼里啪啦一阵点射，掩体最后面的小钢炮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。

马狂奔，枪怒射，鬼子倒下。这一切都是眨眼工夫，让宴大彪吃惊不已。“弟兄们，抄后面给我毛！”宴大彪命令队伍转过头来，对没回过神来的鬼子一阵狂射。

宴大彪这回不会上当了，他抢占到有利地形，藏在鬼子的掩体后面，向涌过来的鬼子从容还击。

红衣姑娘仰躺马背上，在日军长蛇阵上来回急驰，就像过年的孩童荡秋千。卧蛇阵中的鬼子举着枪，身体转圈却捕捉不到射击目标，眼看大白马奔驰过来了，还没来得及扣动枪机，已经中弹。

红衣姑娘一直仰躺在马背上没有停止过射击，看不清她从哪里腾出一只手，向卧蛇阵中掷进几颗手雷，“轰隆”几声巨响，鬼子又倒下一片。

“就地散开！冲上去……”趴在地上的日军指挥官发出命令。可他刚一露头，就被红衣姑娘的一枚铁蒺藜点中眉心，周围一群鬼子也跟着他吃了铁蒺藜。

紧接着，红衣姑娘又是一阵红袖狂舞，奔流如注的星光“唰啦唰啦”地射向散开的鬼子。远的近的鬼子，不是中了铁蒺藜，就是中了形如飞刀还会发声的柳叶镖……

几分钟的工夫，红衣女子已经使上了两种武器三种暗器。那个被鬼子糟蹋的女子一直躲在暗处，把眼前的一幕幕看得清清楚楚。

时三眺缥窰子得手，看着羁押室燃起的熊熊大火，心里有种雪耻的快感。

武子峰背着他从另一条事先侦察好的路线突围。

他们刚出羁押室，外面就响起了枪声。顿时，探照灯陡增几盏，像睡醒了的狼眼贼溜溜地寻觅猎物。

他们暴露在探照灯下，碉楼上的哨兵开了枪。

武子峰背着时三眺，脚下施展时三眺传授的“巫山老祖覆云步”轻功，上蹿下跳，左避右躲，专找探照灯没照到的阴暗处歇脚垫步，搅得碉堡上的探照灯左摆右晃，一时捕捉不到目标。

时三眺虽然伏在武子峰的背上，手里也没闲着，他拔出武子峰的枪，左右开弓，灭了好几盏探照灯。

鬼子看不清目标，就用机枪胡乱扫射，吐着长长的火舌。

时三眺顺手从武子峰身上牵出“搭云手”（铁抓手），抛向鬼子的架空线，猛吸一口气，双掌拍肩，凌空腾起，借力荡落在十几米远的屋脊上，照着鬼子设在碉楼上的机枪位点射。顿时，鬼子的机枪哑了口。

武子峰看准关键部位，沿着围墙时而飞椽，时而走壁，又打瞎了几盏探照灯……

宫胁侃藏从部署完关门打狗的战术后，就一直静坐在作战室的大条桌上等待捷报。

身后的膏药旗和“武运长久”几个大字，映衬出他具有许多侵华日军特有的共性：矮小，冷酷，坚毅。但放在大条桌上的指挥刀，又显出他与众不同：军刀出鞘，刀柄向外，刀尖对心。

他曾经对吉本贞一少将作过这样的解释，作为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忠诚勇士，军刀代表天皇的旨意，尖刃体现武士的精神，他的每一次战斗都会拥刀自问，是否践行了天皇的旨意，是否做到了迎刃前进。

宫胁侃藏正在拥刀自问，机关长派部下前来向他报告，后营羁押室起火，营区发现正在逃跑的新四军战士，怀疑有人救走了“神偷”时三眺。宫胁侃藏脸上的横肉直跳，“噌”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抓起军刀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齐刷刷地砍掉大条桌一角，愤怒地狂叫：“杀！杀！通通地杀掉——”

宫胁侃藏领着一队日本兵直奔据点后营。他要亲自砍掉那些救走时三眺和放走新四军战士的支那人的头！

他带领的特别行动小分队不是一般的日本兵，虽然只有二十多人，却个个都是挑选出来的大日本武士精英，个个都是受过德国特种部队科目训练的嗜战勇士。

武子峰趁时三眺戏弄鬼子之机，带着几名弟兄想从鬼子的大队部侧面撤退出去接应时三眺。他们身着日军军服，碉楼上的鬼子误认为是自己人，没有向他们开枪阻击。他们大摇大摆地从大队部侧面走出来，恰好与宫胁侃藏带领的小分队撞了个正着。

虽然灯光昏暗，宫胁侃藏一眼就认出他们是冒牌皇军。

“哟西——”宫胁侃藏还没有发指令，特别行动小分队的士兵已经扣动德国造 K3 式狙击冲锋枪，朝着各自的狙击目标点射，武子峰的几个弟兄立即倒地毙命。

“遇到特种兵了！隐蔽！”时三眺身在高处，一眼看出这群枪法和身法都不凡的鬼子不好惹。

他抓紧“搭云手”，荡秋千似地离开了屋脊。就在此时，一梭子弹把屋脊打得渣飞土溅。

时三眺不是省油的灯，就在他下落时，一枪击中向他开枪的日本兵的眉心。

宫胁侃藏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示意队员不可冒进。

武子峰趁小分队寻找掩体的空隙，施展“连环穿云”步法，想接走悬在空中荡秋千的时三眺，却被鬼子的火力在半空截住，他只得一个“流星赶云”回到隐蔽的地方，以静制动，寻找突围机会。

时三眺也被迫荡回原处，藏在屋脊后面。

武子峰施展轻功救走时三眺的身手，让宫胁侃藏判断出，今天大闹据点劫狱救人的不是军人，而是一群武林高手。

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他清楚，中国武术的最高境界是以静制动，无招胜有招。敌不动我动，会把自己的破绽暴露给对方，让对手捕捉到一招致命的机会。

你欲静，我更静。宫胁侃藏决定采取以大静制小静的战术，在定力上取胜对手。

鬼子不动手，时三眺有些等不及了，用黑话对武子峰喊道：“窝在鬼子的围子里，草溜子（兔子）怎么拖得起拦路子（老虎）？”

武子峰也想到这一点。如果相持太久，等外面的鬼子进来，那就更难脱身。他想了想，捡起个石子丢在鬼子可能藏身的地方，鬼子没有上当。

“有了，用鸳鸯笑请总架杆打配合！”武子峰一扬手，一支穿云镖和一枚八角镖直冲上天。两镖虽然同时上天，但各走一路，无声无息，冲到一定高度便互相纠缠在一起，发出轻微的笑声，一般人听不见，长期使用这两种镖的人，能在几里之外听到细微的笑声。

宫胁侃藏的一点式小胡子紧蹙得像胡豆一样大。十分钟过去了，对方除了扔出个小石子，再也没有动静。

突然，营房转角处钻出几条黑影。时三眺属猫子的，一眼就认出是刚刚逃出来的新四军战士。他们已经抢到了武器，正猫着腰寻找出口。

时三眺试图吸引鬼子的注意力，掩护被俘的新四军突围，他扔出了一块瓦片。

鬼子终于耐不住了，雨点般的子弹向瓦片落地的地方打去。被俘的新四军乘机沿着墙根撤离。

不料，鬼子发现了新四军，几股火力迅速压了过去，一名新四军中弹

牺牲。鬼子趁机散开队形，向新四军交替推进。

新四军打惯了运动战。他们快速抢占有利地形，在运动中歼灭了几个鬼子。

宫胁侃藏遇到了真正的对手，心中掠过一丝兴奋。他从队员手中抢过一支冲锋枪，以德国纳粹特种部队皮特勒尔少将亲自教授的训练动作，漂亮利索地运动到前沿，黏住了对手的火力。

时三眺听到“鸳鸯笑”的笑声，明白了武子峰的意图。他使出“搭云手”，像只嬉戏的猴子在空中荡秋千，舞着驳壳枪向鬼子一阵点射。一个荡回，又干掉了三四个鬼子。

宫胁侃藏绝对没有想到，对手会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这么窄的空间里对他形成夹击之势。他掉转枪头对着空中的那个幽灵一个长射，但时三眺已经无影无踪。

掉过头来的宫胁侃藏找不到时三眺的影子，却陡然看到一团白影从后营大门蹿出来。

“难道是那个骑白马的支那女人？”

宫胁侃藏心中一惊。先前，他在作战部接到报告，一位穿红衣的中国女人骑着一匹大白马，把前营坂源小队困在那里动弹不得。

“混蛋！”宫胁侃藏没有听完报告，重重地扇了参谋一个耳光，“战争没有神话！”

宫胁侃藏不相信，一个单枪匹马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把他的精锐部队困住。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神话扩散，动摇大日本皇军的军心，一枪毙了作战参谋。

宫胁侃藏的特别小分队，完全暴露在红衣女子的视线之下，他们已经陷入新四军、武子峰和红衣女子的三角形包围中。

噼里啪啦！枪声没有泯灭宫胁侃藏的自信。他坚信自己一定能从单枪匹马的女人那里打开缺口……

他太相信自己了。就在他冲向红衣女子的时候，红衣女子发出了柳叶镖，不偏不倚，正中他的眉心。宫胁侃藏没有立即倒下去，他努力看清了：高大的白马上骑着一位漂亮极了的支那女人。他这才明白，选择她这里作突破口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

“你是……大日本……皇军……最扎手……的……角……”宫胁侃藏僵